毛詩類釋

二

言

東山

豳風我祖東山嚴氏粲曰三監在州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為固故以東山言之

梁山

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本為韓國鎮山晉滅韓其地屬晉

臣謹案此與太王踰梁山之梁山有别太王所踰

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與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太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以遠狄患而營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雖云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為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改國曰晉魏侯罃遷於大梁改國曰梁皆是也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

車騎甚衆弗善亦此乾州之梁山

敖山

在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二十里車攻詩所謂搏獸于敖者也秦於其地置倉名曰敖倉北臨汴水先王名山大澤不以封敖山不屬列國蓋留以為講武之地宣王時猶行此典自鄭滅虢檜而敖遂為鄭之山險東都朝會田獵之禮不行矣

泰山

在今山東泰安府城北五十里史記貨殖傳其陽則魯其陰則齊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此魯之泰山也

嶽

臣謹案嶽吳嶽也崧乃高大之稱爾雅山大而高曰崧釋名云崧竦也所以毛傳只說高貌中庸言載華嶽而不重華則華山嶽即此山也即禹貢之岍山一名吳岳地理志扶風岍縣西有岍山汧水所出在今陜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與中嶽嵩

岳者皆數嵩高不數嶽而鄭云然者賈公彥周禮
疏云周處鎬京在五嶽外西都無嶽故權立吳嶽
為西岳爾雅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者據東都
地中而言此據西都以嵩高與華山俱屬豫州雍更
無嶽名故以吳嶽為西嶽也　毛鄭皆以嶽為四
嶽意以申甫皆姜姓堯時四嶽之後嶽神福佑其
子孫故生申伯與甫侯嚴緝已非之謂詩主褒揚
申伯而遠引周道始衰之甫侯為配非褒揚之意

之注相合

胡氏渭曰古之中嶽蓋霍太山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禹貢之所謂太岳也隋開皇十四年詔以霍山為冀州鎮歷代因之號為中鎮降嶽為鎮為嵩高所壓耳閻若璩云詩崧高維嶽謂崧然而高者維是嶽山非以太室山為嶽名曰嵩高也爾雅撰於三百篇後緣此遂實指嵩高為中嶽太史公又出爾雅後并補注堯典曰中岳嵩高也至漢武登禮太室易

曰嵩高中岳名益顯皆由為爾雅所誤耳

首陽

在今山西蒲州府城東南一名雷首山禹貢壺口雷首至于太岳亦曰首山春秋傳趙宣子田於首山皆此也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時當晉獻公已屬晉案蒲坂本舜都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山南曰陽夷齊采薇於此墓在縣南三十五里蒲坂今為蒲州府永

濟縣

龜山

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謂此山之北田也詩曰奄有龜蒙蓋此時尚未奪於齊

蒙山

在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孔疏曰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何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梟山

王應麟曰郡縣志梟山在兖州府鄒縣東南三十八里

繹山

繹亦名嶧李氏樗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一名鄒山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哀八年邾衆退保于繹杜注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在今兖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二里郭璞曰繹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繹絲然故名詩保有梟繹明係魯地而易世之後即

為邾都終春秋世沒於邾境豈詩係頌禱之詞固不必有實耶

徂來

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今其地猶有美松

新甫

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汶陽故城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南

景山

商頌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朱子曰景山商所都之山名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所謂北亳也

旱麓

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　詩緝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托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内者漢中遠於豐鎬豐鎬之間髙山

多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

岡

爾雅山脊曰岡郭注謂長山脊邢疏高山之長脊名岡詩云陟彼高岡是也

冢 崒

爾雅山頂曰冢郭注山巔崒者厜㕒音垂怡郭注謂峰頭巉巖也邢疏此二句釋小雅十月云山冢崒崩之文

也毛傳云山頂曰冢鄭箋云崒者崔嵬雖音字小異
義實同也

嶞

爾雅巒山曰嶞郭注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邢疏
凡物狹而長謂之嶞山形亦如之周頌般篇云嶞山
喬嶽是也

鮮原

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郭注別者不相連邢疏謂小山

與大山不相連屬者名鮮大雅皇矣度其鮮原毛傳引此文解之下文居岐之陽則是岐為大山鮮原為小山與岐不相連屬闕駰以為此即周之程邑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文王中間徙宅於程後更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更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夕陽

又云陟彼砠矣毛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石山戴土

曰砠與此相反或是傳寫之誤也

岵

屺 爾雅作峐

爾雅多草木岵無草木峐邢疏峐當作屺魏風云陟彼

岵兮瞻望父兮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傳山無

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此相反者當是傳寫誤也

王肅解依爾雅

巘

廵曰山之高大者自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胡氏渭曰蓋疑詞亦不以詩之崧高爲中嶽也自劉熙釋名云嵩或爲崧世遂以降神生甫專歸之中嶽錯解貽誤至於如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於四嶽外別言之亦可見當時不爲嶽也爾雅嵩高爲中嶽蓋後人所附益耳

附釋丘

旄丘

爾雅前高曰旄丘郭注詩云旄丘之葛兮毛傳前高後下曰旄丘李巡云前高者後必卑下

阿丘

爾雅偏高曰阿丘郭注詩云陟彼阿丘邢疏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名阿丘

宛丘

爾雅宛中曰宛丘郭注宛謂中央隆高邢疏案詩陳風

宛丘之上兮毛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李巡孫炎亦皆云然而郭以為中央高者以四方高中央下即是上文水潦所止之泥丘又下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非中央隆高而何臣謹案中央隆高與宛字義不合經文明言宛中是其中央宛宛然況地形高峻非可游蕩之處不如從毛説為長也

畝丘

爾雅如畝曰畝丘郭注丘有隴界如田畝邢疏田畝之

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

毛詩類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四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水

漆水　沮水

緜詩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此豳地之漆沮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大昌曰杜楊今岐山普潤縣之地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禹貢序渭水節次不合

而言非禹貢之漆沮明矣孔疏潛詩曰漆沮自豳

歷岐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

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豳

今同州府邠州岐今鳳翔府岐山縣周今西安府

鄠縣東西凡五六百里

吉日詩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禹貢之漆沮也漆水自

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坊

州昇平縣北子午嶺至耀州華源縣合漆水至同州

王時三川震韋昭注曰涇渭洛也史記周本紀西伯獻洛西之地於紂晉世家文公攘戎狄居於河西圁洛之間魏世家築長城自鄭濵洛以東有上郡皆雍州之洛非豫州伊洛之洛也　程大昌雍録洛水出北地郡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慶陽府治安化縣東北百七十里即洛水之源）自入塞後經鄜坊同三州至同州白水縣（白水即沮水）與漆沮合混為一流以入于渭故孔安國班固以後皆指懷德（今朝邑縣）入渭之水為洛是三水本分三名而曰

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芮鞫之即皆此也若禹貢涇屬渭汭之汭孔傳則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也下文漆沮既從即從于渭灃水攸同即同于渭皆主渭言之故與詩之大雅及周職方有别

渭水

渭水出陝西蘭州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逕鞏昌府鳳

而濁水絶於三原沮水不抵富平可見此水在古時
元合濁水至櫟陽入渭而不與洛通也
臣謹案漆出西安府同官縣沮出延安府宜君縣
至耀州華原合流至同州府朝邑入渭者禹貢之
漆沮也出鳳翔府扶風縣至西安府臨潼入渭者
豳地之漆沮也兩漆沮入渭之處相去約二百五
十里許氏謙以為五六百里係考之未的扶風之
漆沮入渭蔡傳云在灃水之上灃在咸陽縣東南

百道衛風所謂淇水在右泉源在左者也

汶水

汶水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載驅詩汶水湯湯魯道有蕩論語則吾必在汶上嚴氏粲曰汶在齊境自魯適齊必渡汶水

泲水

泲同濟出河南濟源縣王屋山毛詩鄭箋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孔疏曰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

陽府之裕州許州府之襄城郾城南至汝寧府又東南流至江南潁州府南而入淮

江水

江水出今四川成都府灌縣岷山東流至湖廣漢陽府大別山與漢水合東北至江南通州入海

漢水

漢水出今陜西漢中府嶓冢山南流至湖廣漢陽府江夏縣大別山入江今為漢口鎮

甫草

即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亦曰萑苻之澤周禮豫州藪曰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澤多産麻黄詩所謂東有甫草是也鄭武公定號檜取其地為原圃僖三十三年皇武子辭秦客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即此

陳氏曰九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詩不以圃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麓屬晉略可覩矣周季

與敖成兩地而嚴緝非之謂下章言獵于敖地不得又言圃田呂氏祖謙及李氏樗許氏謙並同其說詳訂詁中朱傳從鄭說而補傳之言亦似有理姑並存之

大河

河自積石入中國至華陰經流蒲州府同州府中間為秦晉分界又東折經河南府洛陽縣北境所謂洛汭正當周王城之東北又過直隸大名府開州北為衛

臣謹案近世楊用修輩俱主此說然毛鄭孔三家皆云泮水泮宫之水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宫諸儒遵用之似不必更立異

肥泉

衛風我思肥泉兹之永歎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爾雅疏曰小水支分歸入大海則異當其泉源初出則同流者名肥

寒泉 浚

曹風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傳曰下泉泉下流也爾雅一名沃泉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郭註從上流下

氿泉

小雅大東云有冽氿泉傳曰側出曰氿泉爾雅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郭註從旁出也

檻泉

大雅瞻卬云觱沸檻泉傳曰檻泉正出正出湧出也觱沸出貌爾雅一名濫泉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湧

泉春秋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公羊傳云
濆泉直泉也檻濫音義同
水異名
水自江出為沱汝出為濆詩江有沱遵彼汝濆是也皆
大水溢出别為小水之名
此係爾雅說毛詩作汝墳傳曰墳大防也謂厓岸
狀如墳墓臣謹案水中無可伐條枚之理毛說較
長

水决復入曰氾出去復還水草之交曰湄中有草木交
會小水入大水曰潀潀水會山絕水曰亹亹謂山當
水路令水勢斷絕
潛行曰泳水底行也正絕流曰亂直横流也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毛詩類釋卷四

臣謹案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為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為歲將暮十月為歲除是以十一月為歲首之明證也

豳風七月篇一之日觱發至四之日舉趾

毛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

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以夏之正月為三月矣一之日一

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臣謹案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於十月之下即云穹窒熏鼠曰為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為歲首不待注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至其始播百穀

孔疏曰上塞向墐戶是治都邑之屋此治野廬之屋

朱傳云所以于茅索綯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不暇為此也

臣謹案此書於十月之下則此時已是以十一月為來春矣可見三正原是通行夏時原不禁並之用于正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至獻羔祭韭

臣謹案二之日夏十二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也以是為鑿冰藏冰啓冰之節月令仲

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爲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至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爲離歷寒暑也

臣謹案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毛傳以方奥爲二月之初訓奥爲暖則二月尚未可云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爲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於蟋蟀篇引此釆蕭穫

菽為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為周正則此二月為

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至命我衆人庤乃錢

鎛奄觀銍艾

鄭箋曰周之莫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春朝孟夏故于

周之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保介以時事當歸勸農趨

時也

孔疏曰知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六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祭祀

宗廟 禴 祀 烝 嘗

大雅旱麓篇瑟彼玉瓚黄流在中

毛傳玉瓚圭瓚也諸侯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何氏楷曰黄流有二義毛謂黄金以飾流鬯瓚者蓋

鬯之器用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器是
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鄭但以黃流為秬鬯釀
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
在器流動故謂為黃流鄭所以傳易者以言黃流在
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且瓚既以朱為中
央則其中亦朱而不黃矣据此則鄭說為長

大雅棫樸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毛傳半圭曰璋

毛傳取蕭合黍稷臭陽達牆屋孔疏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合馨香

何氏楷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或云牛尾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至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甸師所供祭祀以脂爇之為香脂牛腸脂信南山所謂膋也疏云一祭之中再度焫蕭有朝踐之焫蕭有饋肉之焫蕭朝踐即朝事謂薦血腥時也饋肉一則薦黍稷時也二者俱見郊特牲及祭義古所謂香者如此祭祀用香

今古之禮並無其文

以上燔燎為朝事之禮祭禮第四節

楚茨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孔甚明潔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內待賔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孔疏祊有二種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正祭之祊當在門內

秦氏蕙田曰祊祭當在朝踐之節斯時事尸於堂薦

血薦腥薦爓無有飲食之事恐神之尚未憑依也故曰于彼乎于此乎至饋食則事尸於室以人道飲食之曰神嗜飲食曰神具醉止則尸實神所憑依而無怳惚求索之語矣何氏楷曰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饗尸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其證也

以上祊祭為朝踐之事祭禮第五節王三獻后四

吳氏鼎曰此當指黍稷言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南山篇是蒸是享苾苾芬芬

何氏楷曰此時始薦黍稷饋食之薦不止于黍稷而獨言苾芬者祭以黍稷為主也

周頌載芟篇有飶其香有椒其馨

吳氏鼎曰祭以酒食為主而此詩又為農事既成而作故云然

以上薦黍稷為饋食之事祭禮第七節

楚茨篇或燔或炙

鄭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

秦氏蕙田曰或燔或炙毛傳異義毛以為燔取膟膋鄭以為從獻之俎据取膟膋在殺牲時則當言之或肆或將之下而不應言之執爨踖踖之下此執爨踖踖已是薦熟時非朝踐時矣故朱子從鄭不從毛

楊氏復曰儀禮大夫士之祭禮不祼不薦血腥唯于

室中設尸主行饋食禮天子諸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祼鬯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東面位行饋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后又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以上從獻為饋食之禮祭禮第八節王五獻后六獻

楚茨篇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毛傳善其事曰工何氏楷曰苾芬孝祀以下皆祝所

楚茨篇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鄭箋祭禮畢孝孫往堂下西面之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秦氏蕙田曰告利成鄭以為告尸朱子以為告主人當以朱子為是孔疏大夫士告主人天子告尸恐未必然

楚茨篇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

鄭箋具皆也皇君也尸出入奏肆夏

何氏楷曰鼓鐘之鼓從攴與鐘鼓之鼓從支不同彼
二器並作此耑以擊鐘為主所謂金奏也
以上告利成送尸祭禮第十二節
楚茨篇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鄭箋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孔疏周禮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膳夫徹王之
胙俎注云胙俎最尊其餘則其屬徹之
以上徹祭禮第十三節

秋冬也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知春祀之為小禮矣鄭云春以物無成不殷祭殷盛也是揗祭當從畧延平周氏謂礿以飲為主祫以食為主既以飲為主則宜有獻酬交錯之禮矣祭一廟已盡醉如何更祭别廟乎

張子曰天子必親行祭事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而後能徧仍不得各為齋戒或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

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来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程子曰為廟禮繁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各祭諸廟孔疏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

楊氏復曰如張子所云雖於一犆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程子之言簡而備也

人為主懼有失儀故須設兕觥鳧繹詩所謂公尸燕飲即歌其事也

鳧鷖篇公尸來燕來寧至末

朱子語錄古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飲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

臣謹案絲衣詩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之明日另殺牲以享尸非煖其飲食之謂也周禮牛人職云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享牛用以祭求牛

而主于禮神繹祭輕而主于禮尸故繹于明日則異牲若賓尸于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

以上繹賓尸祭禮第十五節

臣謹案天子宗廟祭禮于詩首尾節次備具可與儀禮特牲少牢相發然此皆謂祫祭耳祭禮以祫為重烝嘗皆祫也故楚茨曰以往烝嘗商頌曰顧予烝嘗春秋但記烝嘗而無禴祀神具醉止具皆也非止一神后稷東面先儒謂神尊為發爵之主

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為合祭程子及胡致堂皆從之而趙楊謂趙氏匡及宋楊氏復也泥于大傳中之一語謂禘惟祭始祖與所自出二人今据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禘祫共只說一祭蓋共是合祭祖宗天子則謂之禘諸侯及大夫士則謂之祫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也張純謂禘是諦審昭穆則七

廟之主咸在亦以明矣

商頌玄鳥序曰祀高宗也

鄭箋祀當為祫祫合也

孔疏經述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總之

康熙庚午監察御史李時謙疏請舉行禘禮事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禮部尚書張玉書等議曰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

皆配祭昊天於圜丘者有謂祖之所自出為感生帝而祭之於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長發之詩為商之禘而親廟與毀廟皆兼祭者惟唐趙匡陸淳皆以為禘異于祫不兼羣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名為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說始于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

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祖配享事屬
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
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定鼎之初追上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首立廟祀夫太廟之中以受
命之君為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為太廟萬世之
祖上而推其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太祖為最著今

太廟祭祀四孟分祭於前殿後殿以各伸其尊歲暮祫

享于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伸祼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之

祭不必舉行王士禎居易錄

以上宗廟

郊祭禮

周頌昊天有成命序曰郊祀天地也

朱氏鶴齡曰宋元祐間蘇氏軾據此為合祀天地之

明證而其實不然此詩乃成王即政郊見上帝之樂歌言天而并及地猶言父而并及母禮記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亦兼地言之周人本無合祀之禮安得有合祀之詩乎

思文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朱子語録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帝只一卻分祭何也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示祭之故謂之帝

程子曰以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于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掃地而祭以季秋物成之時故祭于明堂而配以父以宗廟之禮享之

附北郊論

宋自元祐諸臣爭南北郊合祀分祀後紹聖中蔡京用事詆誣宣仁謂踵王莽謟事元后故事詔罷合祭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有能舉行者臣向主

明儒王樵説謂古者郊社對舉祭天曰郊祭地曰

之與王樵言古者只有郊社更無北郊稽之經典確有明據為斷不可易也

朱子曰本朝初分南北郊後復合而為一周禮亦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言無北郊祭社即是祭地此胡氏宏之說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合祭共享之禮古之時禮數簡而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却將上下百神重沓累積併作一祭耶且郊壇陛級兩邉上下皆是神

位中閒恐不可行宋史郊祀志

馬氏端臨曰北郊之名本出緯書孝經緯祭地祇于北郊禮經所不載鄭氏因祭法有泰折之語而以爲泰折即北郊非方澤支離甚矣文獻通考

臣謹案鄭氏分圜丘方澤與南北郊爲二致有宋夏日至祭皇地祇以太祖配孟冬別爲壇于北郊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夫地祇豈有二哉至夏言增立東郊西郊以朝日夕月不經彌甚

則維羊維牛郊祭有燔燎而明堂則有升禋由漢及唐或祀太乙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座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或合祭天地（唐武后中宗）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楊氏復曰月令有大享之文我將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比郊尤備程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以神示祭之蓋謂此也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制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抑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論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時在成王時若在成王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亦可見配天不當于嚴父矣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

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大饗明堂議以仁宗配侑司馬光等奏曰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考尋前世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如此然後

俟恢復後再議至三十一年竟配享明堂嗣是嚴
父之說終南宋世莫之改

臣謹案我將為宗祀明堂之樂歌卒章云畏天之
威于時保之徽宗以失國之君而配享于義何取
乎祀典之濫于斯極矣

附明堂論

臣謹案明堂禮自孝經有嚴父配天之一語致後
來儒者紛紛聚訟歷代典禮亦不畫一或每代易

配或三聖並配勸司馬公及錢公輔之奏朱子之
論可以曉然大白矣至其制度經無明文大戴禮
則云九室考工記又云五室漢武時公玉帶所上
黃帝明堂圖一殿無壁茅蓋通水雖不經見猶不
失古者簡朴之意降及北魏周齊議營規制諸儒
爭論迄無一就終隋之世大饗之禮率寓雩壇唐
則寓于圜丘而已惟武后毀東都乾元殿為之崇
極奢麗肆其侈心後亦旋毀至宋仁宗皇祐二年

始詔以大慶殿為明堂三聖並侑有宋一代明堂
自皇祐始理宗舉行皇祐故事以太祖太宗寧考
並配寶祐五年復詔增高宗蓋至是而配天者凡
四矣明世宗用諂臣豐坊之請尊皇考睿宗配祀
以藩臣而干大典僭莫甚焉原其故皆由嚴父之
一言啟之也

本朝稽古右文深明典禮破拘牽之陳說昭一代之
彝憲會典所載郊祀止用圜丘方澤而斥去北郊

及神州百神諸祠太廟止用四孟時享及歲除祫
祭而明堂與禘禮槩不舉行非聰明聖知其孰能
與于此哉
又案孟子謂明堂王者之堂此又王者巡狩之地
有明堂以朝諸侯行政與在國之明堂有别
周頌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孔疏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祈穀實詩人述其
事以作歌

李氏樗曰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以啟蟄之時而郊夏則恐旱暵為災于龍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穀于上帝也

又曰是詩初無祈穀之意但以為人事于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之所能為也若夫雨暘時若使百穀順成此非人之所能為則天也故于此而祈穀焉

說為得之唹助曰以周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辛推移總不出建寅一月之内若三卜不從則孟獻子所云既耕之後亦可無用郊為美建寅之郊用卜而冬至之郊不用卜家語云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定用上辛之一日此不用卜也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辰必須擇此以知祈穀之郊用卜也然仍以辛日為主鄭康成謂取人君齋戒自

著明矣而李氏樗郝氏敬猶欲闢集傳而從毛鄭舍簡直而就支離臣不知其何心也

彙纂曰古序所傳是頌中一大禮所在朱子初亦信之後改為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据且以為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天子戒勑當及天下乃止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甸似不如毛説為長

雩祭

人耗斁之辭乎漢魏俱别造新書晉室太平不必因
故司徒蔡謨議曰雲漢之詩興于宣王今歌之者取
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無庸更作
梁武帝天監十年朱异議曰雲漢詩中毛傳有瘞埋
之文不見燎柴之説帝亦以用火祈水于理為乖于
是停用柴燎從坎瘞典十二年大雩國南除地為墠
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衣為八列皆執羽翳每列歌
雲漢詩一章而舞

何氏楷曰絲衣詩有二說一曰繹賔尸一曰靈星究以高子之說為是陳祥道亦主其說按靈星為農祥東方蒼龍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周語農祥晨正土乃脉發韋昭以為房心也于立春之日農事之候祭之故曰農祥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所在也是為大辰后稷是相韋昭謂心星所在大辰辰次為天駟駟馬也辰為農祥合前二說則房心俱有此號亦以二星相近故也而賈陸應劭張晏蔚蔚宗則俱謂

龍星左角曰天田爲農祥考之星經則天田二星在角北故服虔直以靈星爲角星唐志又以靈星爲歲星其祭之日或云立春或云仲秋或云歲再祭紛紛不一今以此詩證之則正孟冬蜡祭時事其謂祭于仲秋與春秋再祭者皆誤也蜡祭之禮皮弁素服與他祭不同据此詩曰絲衣曰載弁與禮文正合則靈星爲蜡祭無疑

社祭

大雅緜篇迺立冢土

毛傳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

後出謂之宜詩美太王之社遂為大社

輔氏曰社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所立

則亦不可

何氏楷曰大社之名惟施于天子諸侯僅可言冢土

詩言迺立冢土正是太王當日為諸侯之法泰誓言

宜于冢土則猶仍太王舊稱以未為天子故也

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

孔疏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致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豐年序曰秋冬報也

朱子詩傳此報賽田事之樂歌盖祀田祖先農及方社之屬按陳氏禮書謂秋報者季秋之于明堂冬報者冬至之于郊非是

田祖祭

小雅甫田篇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毛傳田祖先嗇也孔疏郊特牲及春官籥章注俱謂先嗇為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何氏楷曰孔疏以田祖即神農朱子亦從之今按以神農為田祖經傳無明文王安石謂生為田正死為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為樂祖也以樂祖例田祖于理近之

臣謹案神農為五帝天子所祭民間安得琴瑟擊鼓

鼓以御田祖乎安石之說為是

高禖祭

大雅生民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商頌玄鳥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秦氏蕙田曰二詩推本稷契之生由于祈祀高禖而

得其日以玄鳥至之日故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

者以為稷母履大人跡而有身契母吞鳦卵而有身

非也

臣謹案歐陽修主是説但祈高禖而有身是平常事極可慶幸何故以為不祥而置諸隘巷與寒冰乎朱子及呂氏祖謙俱從康成説與此異

行祭

國風泉水篇飲餞于禰

毛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禰地名

臣謹案聘禮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

之肉或傳火而燔之或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羞以七祀皆有尸知此軷祭亦有尸后稷是時為諸侯若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

山川告祭

周頌時邁序曰廵狩告祭柴望也詩云懐柔百神及河喬嶽

孔疏武王既定天下廵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嶽之下作告至之祭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安祀百神

之悞也獨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以社
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
大雅雲漢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孔疏祭社與四方即以社以方是也
小雅大田之篇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
祀
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孔疏云
祈報並言者言其報秋成而祈後年也方宜五色獨

舉騂黑者畧舉二方以韻句耳

附錄

陳氏稽古編曰鄭康成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謂天惟一天歲止二祭六天者天皇上帝及五帝精也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上帝配以帝嚳為一祭大司樂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帝嚳是也夏正月祈穀于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為一祭郊特牲

迎長日之至春秋書郊左傳啟蟄而郊祭法郊稷
是也夏祈穀于南郊徧祀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
為一祭春秋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
四時及季夏迎氣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共
為五祭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月令迎氣于四方
是也季秋大饗明堂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
武又為一祭文配曰祖武配曰宗月令大饗帝孝
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而宗

于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鄭論社稷亦多異議
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王肅
祖孔安國賈逵馬融之說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
句龍配之稷為原隰之神而后稷配之此鄭康成
之說而其徒馬昭等述之者也肅與昭等往復辨
難不啻聚訟後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說王鄭亦不同鄭謂周止祭四代及太祖
合文武二世室為七廟王謂七廟為天子常禮二

世室在七廟之外二說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以斷之矣鄭信韋元成議而不見古文尚書故有此謬然王氏之說實祖禮器王制荀卿穀梁及劉歆馬融之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先儒言禘祫其說有三鄭康成謂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為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為禘祫一禮而二名以源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說為長也孔疏釋詩專據鄭箋為說而鄭

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嚳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帝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即五年再殷祭）三禘也致新主于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帝也（此喪畢吉祭之禘晉范宣子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名禘）四者二祭天二祭廟皆得禘名矣周頌雝篇五年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從王義

臣謹案鄭王異同處多以王優於鄭而禘即祫祫即禘則臣於春秋大事表主其說蓋以三年一祫

毛詩類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七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官職

御士

疏鄭以御士為六御之外更為都官兼總六官之事

朱傳或曰御士盖太宰之屬公羊所謂宰士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許氏謙曰王命御士南

以移氣移體耳目聰明又掌于天官西漢太官令猶隸于少府而掌于丞相御史東漢始以奄主之晉屬之光祿渡江已後又隸之侍中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政令于其間矣王氏曰論者謂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煑餅皆因飲食以肆大惡使周公之法行安得有此乎

內史

箋內史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

一人　案宣王時尹吉甫盖為内史掌策命卿大夫

趣馬

箋趣馬掌王馬之政周禮夏官趣馬下士一人

師氏

箋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周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

季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為要職其餘六人皆皇

父所引用也崇卑不一當以寵任為先後

司空

箋司空卿官也掌營國邑疏司空之職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太王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而不名者以于營國之士無所掌故也

祈父

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書又曰圻父圻即祈古字通也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戍行戒我師旅蓋命為司馬之官疏程國之伯字

則公一人至卿老之職又闕所以世儒多疑其偽

阿衡

箋阿衡伊尹官名阿倚衡平也言湯所依倚而取平者蓋周太宰之官言降于卿士者蓋以三公兼卿士也

寺人

箋寺人王之正内五人註寺之言侍也正内路寢也掌侍于王之路寢故名　雜説曰幽王時寺人傷于讒作巷伯之詩後世寺人多賊忠良招權勢今反惡讒

如此古之内臣能守法者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況成

周時乎

候人

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䟽周禮夏官候人上士六人

下士十有二人彼天子之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

之候人亦應是士也

倌人

傳倌人主駕者䟽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為何

田畯

傳田畯田大夫爾雅釋言云畯農夫也郭璞注今之嗇夫是也在田司主稼穡漢及東晉猶有此官周時選俊人主田事謂之田畯以王者尤重農事故知其爵為大夫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二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也　詩詁云六遂中鄰里酇鄙縣遂之長高者為大夫卑者為長通稱田畯蓋農田之俊也

保介

箋保介車右也周禮夏官司右上士二人謂居車右爲驂乘如戎右道右之類也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謂措耒耜于參乘車右及御者二人中間保衣也介甲也車右勇士衣甲以備

非常

庶正

傳庶正庶官之長疏周禮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鞠

哉庶正是總言羣臣冢宰以下乃歷數其人也

公路

箋公路主君之軞車庶子為之晉趙盾為軞車之族是也疏宣二年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註盾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軞車之族者軞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

公行

傳僕夫御夫也御亦作馭疏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掌
御革路以即戎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掌御
二車從車傳言僕夫為馭夫者以下云謂之載矣是
裝載物為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夫戎僕亦
在內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或官之長者為戎僕小
者為御夫也

臣謹案周禮校人之職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皁
為繫繫一御夫六繫為廄馬凡二百一十六匹廄一僕夫註

僕夫即大馭至田僕掌駕王之五路者是周禮本有僕夫之官而出車係戎事其為戎僕可知載亦不必定是裝載物也玩文義當云載乘而出于上下文語氣較合第二章言僕夫況瘁憂其馬之不正明是將帥所乘其為戎僕益明矣他書俱言敢告僕夫僕夫自是要職顯載周禮傳解似誤

矇瞍　有瞽

箋凡聲使瞽矇為之周禮春官太師之屬瞽矇三百人

上替四十人中替百人下替百有六十人以才知為之次疏有眸子而無見曰矇

無眸子曰瞍

傅御

傅御者載王治事謂冢宰也朱傳曰傅御申伯家臣之長成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臣謹案傅御朱傳解極當王之冢宰極尊而以遷申伯之私人不應褻體乃爾